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 國家主權觀： 人道干預的挑戰與詮釋*

郭雪真**

- 一、前言
- 二、國家主權理論的傳統論述
- 三、建構主義理論的國家主權論述
- 四、國家主權理論面臨人道軍事干預的挑戰
- 五、建構主義對人道軍事干預新挑戰的詮釋
- 六、結論

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將「主權」視為是「國際規範」(international norm)，藉以說明主權是由國際實務或實踐(international practices)所組成的社會規範建構體。建構主義主張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0年12月5日，「2010年臺灣政治學會暨『重新思考國家：五都之後，百年前夕！』學術研討會」，臺北市：東吳大學。感謝評論人及與會者的指正，以及莫大華教授及洪陸訓教授的協助及指導，另外更感謝審查人嚴謹審查與剴切建議，使本文更加精進。

**陸軍官校政治系助理教授。Email: sckou@msn.com

投稿日期：2014年04月21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年12月31日。

東吳政治學報/2014/第三十二卷第四期/頁125-172。

國際規範源自於理念與認同體，對國家行為產生組成作用，國際規範合法化了國家目標，同時界定國家身分認同體與利益的形成。國際規範是國際社會對國家適當行為的共同期待，建立在維護國際安全及秩序現狀的前提下，以符合大多數現狀國家的共同利益與期待，和國家之間的互惠與相互承諾，而能合理期待其他國家的行為與國際規範體系的運作與程序，使得國際規範與機制更加制度化，並更具有國際法律的意涵與拘束力，從而影響國際行為主體（主要是國家）的行為。

建構主義認為，主權的產生源自國家間「相互主體的共享理解」的國際實務，進而發展成為國家內化或社會化的國際規範，組成與約制國家的行為。在國家遵守順從國際規範的觀點之下，國家間的互動關係形成規範、認同體與利益為其主要內涵，產生約制和組成雙重性質的國際規範約制國家的行為，國家進而藉由國際社會化或學習而內化主權為規範。換言之，在順從「國家主權」國際規範下，國家以「主權國家」的身份認同互動，形塑國家利益與各種國際規範，這些國際規範約制與組成國家的行為，經由國家間的社會化或學習，而使「國家主權」內化成主權國家需要順從的國際規範。

本文嘗試以人道干預對國家主權的挑戰，作為說明建構主義的國家主權觀點如何詮釋這樣的挑戰，以強調建構主義認為主權是一個國際實務的論述，是一個社會建構體。本文論述主要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從國家主權理論的傳統論述開始，說明西方國家主權理論發展的歷史過程；第二部分再說明建構主義的國家主權論述，以呈現其強調主權為國際實務論述及社會建構體的主張；第三部分說明人道干預對國家主權理論的挑戰，以呈現國際實務對於主權理論的影響；第四部分說明建構主義如何詮釋人道干預的挑戰，並就其詮釋提出評論。

關鍵詞：國家主權、主權國家、建構主義、國際規範、保護責任

一、前言

國家是當代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生活組織形式，是人類生活最基本的政治組織空間。國家作為人類的生活共同體，它存在於兩層空間之中：一是特定地域範圍的區域空間；二是全球的地理空間。在第一種空間中，國家作為對特定地域（領土）範圍內，人與物的整合和配置力量而存在，成為國內空間的統合者；在第二種空間中，國家作為特定人口與地域權利的保障者，以及人類生活和全球事務的參與者，即是國際空間的參與者。國家主權 (state sovereignty) 是維繫國家在這兩種空間存在的根本力量 (楊澤偉, 2003: 290; 2006: 13)。¹ 國家主權可分內部主權與外部主權，決定了國家在內、外不同層次空間的存在；反之，內外不同層次空間的結構與內部關係的變化，將影響國家的實際存在，從而影響國家主權運作，國家主權改變與形塑了近代的國際關係 (Philpott, 2001)。尤其是當國家主權概念，具體地以國際法或國際規範的型態 (例如《聯合國憲章》)，成為國際關係實務的依據時，國家主權也造就了既有國際社會的秩序與規範，國家主權從抽象的概念而具體呈現在國際實務之中，展現其實際作用及功能。依據 Stephen D. Krasner (2001a) 的說法，主權是建立在國家獨立自主性、領土完整、相互承認與控制等原則，藉由這些原則作為分析主權概念的標竿。簡言之，現代國家是以國家主權為存在的基礎，並將其作為國家間互動的行為規範。

國家主權概念是十七世紀歐洲國家的發明，源自歐洲《威斯特

1. 根據楊澤偉 (2003; 2006) 的說法 sovereignty 原譯為「威稜」或「薩威稜帖」，而主權一詞是從日文漢字轉譯而來。

伐利亞條約》(the Treaty of Westphalia, 1648) 而來的「威斯特伐利亞迷思」(Westphalian myth) (Osiander, 2001)。Karen Shaw (2004) 認為政治思想家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的《巨靈篇》(Leviathan) 強化了對國家主權的依賴，因為書中所提到人在自然狀態下的孤獨、貧窮、相互為敵，需要成立社會契約而從屬於絕對權威的巨靈怪獸—國家，防止人們相互為敵，藉以獲得秩序而不再回到自然狀態。再加上其他思想家及學者的主權理論，增強了國家主權的論述，使國家主權成為當代國家統治權的來源。但國家主權概念隨著人類歷史、政治、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遷，其內涵時有擴充或縮減，例如傳統(威斯特伐利亞)主權理論承認，國家主權是絕對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但也有限制主權的範圍和主張人民主權的理論(楊永明，1996)。

即使至今，傳統(威斯特伐利亞)主權理論仍然藉由《聯合國憲章》與其相關原則(如獨立平等、和平解決爭端、不干預等)，以及處理相關的議題(例如領土爭議、戰爭等)，具體實踐在當代的國際關係實務之中，但也因為歷史、政治、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遷而有所改變。例如在 1970 及 1980 年代起的人權與人道考慮下，《聯合國憲章》不干預原則是否需要重新思考；當聯合國逐漸發展出「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 原則時，傳統的主權理論是否需要修正，這實有需要重新檢視國家主權原則的歷史演變，並反思其理論價值與實務價值。建構主義是國際關係新興的主流理論之一，藉由建構主義作為檢視國際關係主權理論的基準，是值得研究的議題。建構主義認為國家主權是行為主體與(國際)結構相互建構的社會建構體 (social construction)，國家主權歷史演進的變遷過程，正是此相互建構的動態過程。

本文論述主要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從國家主權理論的傳統論述開始，陳述西方歐洲國家主權理論發展的歷史過程；第二部分探索建構主義的國家主權論述，以呈現其強調國家主權為國際實務論述及社會建構體的主張；第三部分論述人道干預對國家主權理論的挑戰，以呈現國際實務對於主權理論的影響；第四部分說明建構主義如何詮釋人道干預的挑戰，並就其詮釋提出評論。

二、國家主權理論的傳統論述

近代國家主權概念是 15、16 世紀歐洲政治經濟歷史發展中，思想家的人為產物或發明，它與當時歐洲實行專制君主制民族國家的興起有著密切聯繫。圍繞著「國家統治權歸屬」的問題，許多著名思想家和各種理論為此問題提出解釋，近代最有系統地提出主權理論的思想家，是 16 世紀法國法學家布丹 (Jean Bodin)。從布丹提出國家主權概念至今，國家主權已經經歷了相當長久的發展過程，國家主權理論也處在不斷的變化發展之中，歷史上不同思想家對國家主權進行了不同的闡述和解讀。近年來，隨著歐洲整合、經貿全球化、人道主義軍事干預與全球反恐戰爭等，國際新情勢的出現，傳統國家主權觀點更受到質疑與挑戰，國家主權原則面臨嚴厲挑戰。因此，國家主權理所當然地，也成為當代不同學科中一個熱門的研究課題 (Acharya, 2007; Priban, 2013; Avbelj, 2014; Glanville, 2013; Goodhart & Taninchev, 2013; Coleman, 2012)。Jean L. Cohen (2012) 就以「新主權典則」 (new sovereignty regime) 探索從 1990 年代起的國際新情勢，對傳統國家主權理論的挑戰，他強調以憲政多元主義架構，維持主權平等原則持續的重要性，確保人權、人道及全球

治理影響主權國家；Camilleri and Falk (1992) 則是質疑，面對這樣時空縮減及碎裂中的世界，傳統主權是否終結了呢？

就此而言，國家主權是歷史的範疇，不同的歷史時期產生不同的主權理論，不同的時代發展也需要不同的主權理論，以釐清「國家統治權歸屬」的問題。在全球化發展的今日，國家主權是否該繼續存在呢？國家主權原則是否仍然是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如何調整傳統主權理論以適應新的國際情勢需求？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且對現實國際社會的交往有著重大的意義。當然這純粹是學術理論研究，並不意味著國際實務會因此而調整。根據不同的標準，主權可以劃分為不同的模式，主權模式指涉的是，由於主權歸屬的不同而產生不同治理方式，主要探討的重點是，主權應當由誰掌握的問題。自主權概念誕生以來，先後出現過為了反映不同時代與不同哲學觀念的主權理論，從「主權歸屬」的面向，探討國家主權的起源與發展，對於「主權歸屬」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神權、君主主權 (monarchical sovereignty)、議會主權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與人民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直到 1945 年《聯合國憲章》將國家主權原則，確定為國際關係實務的基本準則，即以「主權國家」 (sovereign state) 為其成員身分，並且各國多主張其國家主權屬於人民，但仍是由政府代為運作，國家與國家的交往，仍主要是政府與政府的交往，國家主權遂成為國際社會的「國家身分證明」。

自從「三十年戰爭」 (1618-1648) 結束，簽署《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條約》 (Peace of Westphalia) 後，傳統國家主權理論的論述主張，隨著歐洲國家國力擴張至全世界，此條約遂被學者或思想家認為是，現代國家主權概念的起源，但仍是限制於歐洲國家的國力範

圍之內。從此以後，在歐洲國家及以後世界的國際關係實務中，此條約成為主導國際法律概念和原則的依據，這些原則包括國家獨立自主、主權平等、不干涉他國內政、領土主權等。隨著國際法學對於相關原則和議題的討論和批評，促使國際法的發展更為多樣化 (Anghie, 2007; 2009; Besson, 2011)，例如國家主權或外部主權 (external sovereignty) 原則，它是當代國際關係實務的首要事實和基本前提，也是所有主權國家唯一都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而且國際法和國際條約也都以「國家主權」原則為根本規範 (Goldsmith, 2000; Keohane, 1997; Slaughter, 1993; Sriram, 2006; Weisburd, 1999)。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必須探索此外部主權，以理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沒有理解國家主權的性質與作用，也就掌握不住國際關係的動態變化過程。

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與主權概念是密不可分的，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對於主權的性質、起源、作用等，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定義和解釋。「主權」概念是由歐洲西方思想家提出的，一般認為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最早詮釋了主權的思想 (Mulga, 1970)，霍布斯以批評亞里斯多德的主權觀，呈現其《巨靈篇》中的現代國家性質 (Johnson, 1985)。之後，法國政治思想家布丹，於 1576 年在《國家論六卷》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Six Livres de République) 中，聯繫了國家和主權兩個概念，將主權看作國家的本質特徵 (Bodin, 2009)。荷蘭法學家格勞修斯 (Hugo Grotius) 有系統地闡述了，國家的對外主權問題，在 17 世紀《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署之後，國際社會實踐了主權理論，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近代國家間關係 (梅里亞姆，2006)。

檢視當代國家主權理論的研究現狀，國家主權理論是當代國際

社會運行的基礎和國際法的基礎。就其運行而言，國家主權是絕對的也是相對的權力，是至高無上也是受限的權力，是唯一也是多層次的權力。傳統主權學者認為，國家主權是絕對的權力，其內涵是國家主權是維繫既有國際社會無政府下秩序的基礎，國家主權的客觀存在，是不以人或國家的意志為轉移的。另外，國家主權對內是最高的權力、對外是獨立自主的權力本質，是絕對的、不受他國干涉，各國相互尊重他國主權 (Bull, 1977)。在國際關係實務與理論研究上，這樣的國家主權觀點佔主流地位，對國內政治實務產生重大的影響。對傳統國家主權論者而言，主權是構成國家的必要條件，是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的必備條件，沒有主權，就不能成為國家，不能成為國際關係（社會）的行為體。因此，現代國家也被稱作是「主權國家」，具備國際社會正式「成員身份」 (membership) 的資格，一經其他國家承認就是正式成員，進而接受與服從國際社會的規範或原則。

國家主權原則是國際關係中形成最早、最完備的原則，它起源於 16 世紀的歐洲，隨著歷史情勢發展而有不同的理論型態。近代國家主權理論經歷了君主主權、議會主權、人民主權等不同理論形態的演變。為了打破中世紀以來羅馬教皇在歐洲的神權統治，確立君主主權的最高權威，法國思想家布丹著重於闡述對內主權的最高權威性，即領土主權，主張在國家內，主權是至高無上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不可分割的和永久的 (Bodin, 1992)。荷蘭法學家格勞修斯從對外主權的角度，將國家主權同國際關係聯繫起來，認為主權不僅是國內最高統治權，同時具有對外獨立的性質，即是國家主權平等 (Stumpf, 2006: 112-113)。

在 17、18 世紀後，隨著啟蒙 (enlightenment) 或理性 (reason) 思

想擴散到整個歐洲，以及工業革命後興起的資產階級革命，國家主權理論逐漸由神權轉向封建王權。英國的洛克 (John Locke) 和法國的盧騷 (Jean-Jacques Rousseau) 相繼提出了「議會主權」和「人民主權」，藉以取代布丹和格勞修斯的君主主權論。洛克從和諧的自然狀態發展出的社會契約論開始，認為國家權力可以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其中立法權是最高的權力，其他權力都是從立法權獲得權力來源並隸屬於立法權 (洛克，1982; Franklin, 1981)。盧騷則是賦予主權具有公意 (general will) 的意義，他從社會契約論認為主權是公意的運用，即來自於人民的公意，主權屬於人民，人民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因此，人民主權有不可轉讓、不可分割、絕對的和不可代表的原則 (Rousseau, 1997)。1793 年的《法蘭西憲法》 (French Constitution of 1793, Acte constitutionnel du 1793) 和 1793 年的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 確認了人民主權，是國家法律的權力基礎，君主制也就改為共和制，主權成為單純的國家屬性之一 (其他還有人民、政府、領土等)，而且是屬於人民所有。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及後續的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帝國擴張，促使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在歐洲大陸擴散，引發歐洲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及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的興起，以及後續的革命年代中，人民主權及人權 (rights of man) 概念的出現。1789 年法國大革命後，國民議會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原先提出了主權屬於國家 (the principle of all sovereignty resides essentially in the nation)，1793 年修改成「主權在民」 (the sovereignty resides in the people) 的人民主權觀念：如果國家或政府壓迫或侵害人民權利，人民就有反抗的權利；以及「人生而自由且權利平等」

的自由主義，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樣的思想隨著拿破崙的各項戰爭勝利，擴散到歐洲大陸多數國家，特別是「法國民法典」(French Civil Code, Code civil des Français) 又稱「拿破崙法典」(Napoleonic Code) 強調，個人權利不受國家或政府非法侵害。拿破崙在戰勝之後，常佔領或兼併歐洲各王國的領土，促使各王國結盟對抗拿破崙，引發歐洲民族主義的興起。1815年拿破崙在滑鐵盧戰役戰敗，基於畏懼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方式，歐洲各封建王國遂藉由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建立以列強會議為基礎的「歐洲協商」(Concert of Europe)，以壓制各地的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思潮及活動，意圖恢復或復辟1789年前的歐洲狀況(Keitner, 2007)，反而更加引發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及「1848年革命」(Revolution of 1848)。革命在1848年從義大利西西里島開始，到法國、德意志、丹麥、奧地利、波希米亞、匈牙利、瑞士到比利時及愛爾蘭等國家，整個浪潮徹底將歐洲君主主權推翻(Hobsbawm, 1996)。例如義大利半島各王國及德意志的民族統一運動，產生統一的民族國家，前者以「義大利收復失土主義」(Italian irredentism, irredentismo italiano)，統一各地區說義大利語的王國，達成「義大利統一」(Italian unification, risorgimento italiano) 成為民族國家(Riall, 2009)；後者以擴張聯合各地區說德語的王國，由普魯士完成德意志統一，而成為民族國家(Breuilly, 2007; Hewitson, 2010)。這些新興民族國家(例如德意志)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更是積極利用民族統一的機會，鼓吹民主自由思想，結合民族主義及帝國主義擴張，而成為「自由帝國主義」(liberal imperialism)，以維持國家團結、穩定與進步(Fitzpatrick, 2008)。但自由主義思想卻因為帝國主義擴張而衰弱，民族主義則是相對高漲(Kurlander, 2006)。此時，

主權概念的重點由國內轉向國外，更強調主權的對外獨立涵義。德國思想家黑格爾 (George W. F. Hegel) 在《法哲學原理》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中認為，公民社會 (civil society) 的形成，有賴於國家的建立，沒有國家提供秩序，就不可能有公民社會，他從「人格」概念出發，經抽象法、道德與倫理三個環節，呈現出精神或理念體現在個人身上發展，以達成自由的實現，進而成就出「公民社會」與「國家」的區別，以及國家主權的形成 (黑格爾，1985)。

到了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國家主權理念成了國際法研究和國際關係 (政治) 理論研究的根本概念，國際關係理論 (例如現實主義) 以主權國家為主要行為者或行為主體，以維持及擴增國家權力及利益為理論目的。即使強調國際合作的理想主義，也是在國家主權原則下，意圖藉由國際組織中的主權國家合作，維持國際秩序及和平。然而在主權概念的實踐中，國家主權只是少數歐美國家的特權，沒有形成國際制度體系，多數國家仍不是主權國家，並未受到主權獨立、相互尊重的對待。例如「國際聯盟」創始國有 45 個，其中只有 6 個亞洲國家和 2 個非洲國家，其餘都是歐美國家，當時亞非絕大多數地區都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 (semi-colony) 狀態，不時受到歐美國家列強的殖民統治或入侵。孫中山更以「次殖民地」說明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情況，比只受到單一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還不如。² 當時主權概念的實踐，仍是限於以歐洲國家為主，但

2. 殖民地 (colony) 是日文漢字，在清末民初由日本傳入中國，半殖民地是列寧所創，指一個國家形式上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但實際上是非常依賴或受到其他國家 (帝國) 的宰制，另有孫中山所創的「次殖民地」，指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中國 (潘光哲，2013)。半殖民地不是沒有主權，而是受到其他國家的宰制，就像是殖民地一樣沒有主權。

歐洲各國之間為爭奪海外殖民地或擴張國家版圖，依然並未遵從國家主權原則，而是相互侵略攻擊，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英、美、法、蘇聯等強國推動成立的聯合國，嘗試重新藉由鼓勵殖民地成為主權國家，並以主權平等原則加入聯合國，而使主權概念更為具體運用於國際關係實務中。例如《聯合國憲章》規定，聯合國所有會員國主權平等；各會員國應忠實履行依憲章規定所承擔的義務；各會員國應該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各會員國不得對他國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聯合國對任何國家採取防止性或強制性行動時，各國不得對該國提供協助；聯合國除執行安理會獲大會決議外，不得干涉任何國家的國內管轄事項。尤其是戰後審判戰犯的紐倫堡大審 (Nuremberg trials) 建立了「紐倫堡原則」 (Nuremberg principles)，釐清主權國家與個人的國際刑法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責任，是不能以主權國家授權，作為違反國際法犯下戰爭罪刑或戕害人權的藉口 (Ratner & Abrams, 2001; Nagan & Haddad, 2012: 502-506)。換言之，當國家的國民做出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國際組織可以干涉該國內政，審判此國人民或領導者。這使國家主權與主權國家之間，如何結合的「迷思」，已經不是傳統國家主權論述所說「威斯特伐利亞迷思」所能消除，需要另類國際關係理論或主權理論補充或是取代，以使國家主權在國際實務運作上有「後威斯特伐利亞」 (post-Westphalia) 的理論論述 (Linklater, 1996; Merlingen, 1998; Holsti, 2006: 124-125)。

新興的建構主義有助於理解，國家主權與主權國家之間的迷思，進而深刻體認國家在國際關係實務上所呈現的「社會建構」本質，尤其是藉由「規範取向」 (norms-oriented) 建構主義，探究國家主權本身的國際規範性質，呈現國家主權約制與組成國家行為的

社會建構過程。基於國家主權原則的「社會建構體」，本質如何適應國際現實，對國家主權權威的涵蓋範圍進行新的調整，使在國際關係實務中得到真正的尊重和維護。尤其國家主權作為最高的國際規範，此調整涉及國際規範的建構過程，此建構的動態過程呈現國家主權的相對性、多元性，而非傳統主權論的絕對、至高無上的特性。

三、建構主義理論的國家主權論述

當前進入所謂的「後威斯特伐利亞」時代或國際體系，國家主權原則有了新的變遷過程，傳統的國家主權論述也就有新的論述。就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而言，當前已經是「後威斯特伐利亞」的時代或國際體系 (Camilleri & Falk, 1992)，國家主權已不再是絕對至高無上了，而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國家主權概念本身，是歷史發展的機緣、偶然現象，國家主權理念在不同歷史時代、不同社會條件、不同經濟條件、不同國家利益的要求下，都會有不同的內容和表述形式，也就產生不同的國家主權論述。無論是從後現代主義的探源（系譜）學 (genealogy) 觀點，追溯探索「主權」概念的演進 (Bartelson, 2006)；或解構「主權」概念的知識與權力關係 (Bartelson, 1995)；或以主權相關問題，理解主權概念 (Lake, 2003; Krasner, 2001b)；或以古文 (archaism) 探究 sovereignty 此字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語文的意涵 (Ilgen, 2003: 6-35; Strange, 1997; 1999)；或以批判理論批判現實主義主流的主權論述 (Linklater, 2007; Ashley & Walker, 1990)；以及重新恢復（主權）原意理解主權概念 (Bickerton, 2007) 等各種方式，在在都說明國家主權論述並沒有統

一的共識，只是各自尋求對國家主權的合理論述而已。但在國際政治實務需求中，國家主權原則的內容，常藉由學者提出新的論述，以配合當時國際政治的運作，使得國家主權概念更為多元。例如當代的國家主權內涵，就不再以政治為主體，而是轉向以經濟、政治、文化並重；對主權的完整性，是從主權不可分割，而轉向可以自主地「讓渡」於其他政治實體（例如國際組織或其他國家）；對主權屬性的理解，也從絕對主權轉向相對主權；對國家行使主權的方式，也從直接、無條件地行使，轉向部分主權可以有條件地間接行使等等，出現主權讓渡 (yielding)、共用 (pooling)、可分割的 (divisible) 或分享 (sharing) 的現象，藉以避免國家主權衝突，或藉以強化國家資源 (Krasner, 2001c; 2004; Keohane, 2002; Lake, 2003, 2007)。³

學者或思想家的主權理論研究，影響了國家決策者對主權理論的認知，國際關係理論或是國際法上，對於主權理論的重新審視，也就更為重要了。當然，目前思潮依然是以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為主流，但另類的建構主義理論，也正企圖挑戰或改變此主流理論，其成敗尚無定論，卻也提供了新的理論思維與實務引導。不僅有助於理解國家主權與主權國家之間的迷思，更有利於深刻體認國家在國際關係實務上，所呈現的「社會建構」本質，也就是：國家主權是「國家」所創造出來的歷史神話。簡言之，領土與他國承認不再是決定「主權國家」的充要條件，「國家主權」不再是客觀存在的實體，也不再是絕對至高無上；國家主權是相互主

3. David Lake (2007) 認為，至少在實務上，主權是可分割的或是授權的 (delegating) 可分割，授權並不同於共用，主權共用是由國家將其權威 (authority) 移轉 (transfer) 到國際組織的集體決策機構，制定特定政策，但只移轉到此政策議題上，否則此權力移轉是有條件的及可收回的；授權是在特定原則下將國家權力委任國際組織，只要不違背此原則，國際組織是可以制定相關政策，而非只是特定政策，此權力是不可收回的。

觀的存在，尤其是國際社會或強權國家之間的相互主觀存在，並未因為國家具有客觀存在的「主權」而成為「主權國家」，而是在國際政治實務或實踐上，建構產生的「完全管轄」、「主權分享與讓渡」與「保護責任」等等實務的規範。因此，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對於國家主權的社會建構本質，提出動態規範的觀點，認為主權概念是在國際實務與國家實務中呈現其意義，尤其是在國際社會的社會互動系絡內，主權不是絕對的，而是由國家行為者相互建構而成為國際規範，進而形塑共同的認同體並界定出其利益。簡言之，國家主權概念是國家相互建構而來的國際規範，並組成與約制國際實務的國家行為。這類以國際規範為研究取向的建構主義，稱之為「規範取向」建構主義或是「規範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尤其是後現代建構主義）不僅將主權視為是社會建構體，也將主權視為是政治權力與知識的論述 (discourse)，它呈現出領土內外時空關係的特定解決方案，以及創造了撰寫政治文本 (political text) 的條件。例如 Robert J. B. Walker 強調主權時空 (spatiotemporal) 實務論述，所形成的國家行為組成效應 (Walker, 1993; 1996: 13-27)。Richard Devetak 就說：政治知識與權力的緊密糾纏關係，是依其所產生作為安排現代政治關係的各種首要手段的主權論述而定 (Devetak, 1996: 183)。Walker 就指出：國家主權原則已經大部分界定了，我們對世界政治所能或所不能認知的條件 (Walker, 1993: 21)。他甚至認為，對當前世界政治轉變的解釋，不在於國家是否永久存在或即將消失，而是在國家主權原則表達的現代論者時空關係解決方案中，所提供的當前政治實務（包括國家實務）之解釋 (Ibid, 14)。簡言之，對 Walker 而言，如何解釋當前世界政治的變遷，並不在於國家存在與否，而是以國家主權為表達的

現代論者（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所提出解決方案，能否解釋當前的國際政治實務。**Jens Bartelson** 更明確地說：沒有適當的知識模式使主權易於理解的話，主權就無法存在，而且喪失它經由區分內外 (inside from outside)、異同 (same from other) 而組織國際政治真實的能力。沒有適當的主權形式，知識喪失了組織真實、組成研究課題與領域，以及效力與真實性的權力 (Bartelson, 1995: 83)。這種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是後現代建構主義的理論重點，兩者是辯證的關係或一體兩面的關係，透過有關「國家主權」的知識論述，宰制而產生國家權力，國家權力又宰制有關「主權」的知識論述。尤其是知識論述是關於語言的運用，權力宰制是關於政治的運用。簡言之，主權是政治語言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的中心，也是語言政治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的中心 (Camilleri & Falk, 1992: 11)。國際實務的一切都是環繞著「主權」的政治論述與論述政治，沒有了「主權」論述，國家也沒有了權力基礎，國家之間的國際實務也就少了爭論、爭議、衝突或戰爭；反之，有了「主權」論述，國家也就有了權力，國家有了權力，也就宰制了「主權」論述。國家相互建構出主權論述，作為其內外權力的基礎，對內是至高無上、最高的權力，對外代表人民行使獨立自主權力，都是由國家決定及獲致權力。

對建構主義理論而言，主權的意義、內涵、變遷與實務，乃是鑲嵌在政治知識之上，政治知識論述的權力引導著主權意含的轉變，主權仍是進展中的理念，形塑了對世界政治特定的理解與實務。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的主權理論，大多關注在北美與西歐國家，**M. Kuus** 則以愛沙尼亞加入歐盟與北約為例，說明國際整合與國家主權之間相互組成，乃是為強化國家生存與安全而喪失主權，強調主權

是一種具體說明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其他政治行為者之間關係的論述，而且是在描述、概念化與操作化主權的過程中組成 (Kuus, 2002)。總之，建構主義學者質疑主權具有固定、永久不變的本質，具有自然客觀存在的基礎，而認為主權是社會建構體或人類建構體，是隨歷史時空變遷的國際規範與政治論述。國家主權原則是歷史偶發的原則，過往以領土內外與認同異同區分主權，既不自然也不必要，它只是若干歷史的先前意外事件 (prior accidents) 的結果 (Bartelson, 1995: 239)。例如若沒有 1618-1648 年的「三十年戰爭」 (Thirty Years War)，也就不會有現代主權國家或國家主權的概念；若沒有塞爾維亞種族屠殺事件，也就沒有後來「國際刑事法庭」以超越國家主權的方式，審判違反人道及人權的個人；若沒有科索沃戰爭，也就沒有「保護責任」規範。

換言之，主權不是永久不變的真理 (eternal verities)，也沒有不變的核心本質，它只是不同政治論述下的歷史產物，因此，隨著主權 (政治) 論述改變，其變遷是必然的。例如歐洲的主權概念是由中古世紀 (Middle Ages) 的「神秘主權」 (mytho-sovereignty)、文藝復興時代 (the Renaissance) 的「原型主權」 (proto-sovereignty)，演變到威斯特伐利亞主權 (Bartelson, 1995: 88-136)。但必須注意地是，主權並不是歷史線性 (linear) 演進的結果，它仍是人類創造的建構體 (a human construct)，它並未擁有超越任何短暫現象的地位 (Lombardi, 1996: 153-154)。也就是說，主權不是天生的自然產物，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它並不具有永恆的地位，甚至主權是表達與組成了，人類創造力與暴力的最偉大力量，也是上帝死亡之後，祂在世間的替代者 (Walker, 1996: 18-22)。當然，這是後現代建構主義，批判傳統主權理論的極端觀點，但觀諸於若干國際實務，例如美國

2003年出兵伊拉克，或是因911恐怖攻擊事件而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似乎是相當合適的批評。因為這些都涉及到「主權」的政治論述與論述政治，美國並沒有依據《聯合國憲章》，獲得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就出兵伊拉克，也沒有依據「日內瓦公約」及美國憲法，處置涉及恐怖主義行動的嫌疑人犯，而是將之拘禁於關達那摩灣 (Guantánamo Bay) 基地，以規避領土主權的爭論，而侵害到被拘禁者在「日內瓦公約」及美國憲法上的權利 (郭雪真，2011)。

誠如 John H. Jackson 認為，威斯特伐利亞主權是以「權力獨佔」 (power monopoly) 為面向，無法因應挑戰與批評，他嘗試以「權力分配」 (allocation of power) 為面向，建議瓦解主權概念的複雜陣容，而詳細精確檢視主權的特定面向，以理解主權的實際作用，就是各治理實體 (governance entities) 在不同層次之間，權力分配的務實功能 (Jackson, 2003)，這也就是「多層次治理」 (multilevel of governance)，主權不再只是以國家為核心的治理實體，各級地方政府是治理實體，以權力分配為取向，統合各級治理實體的能力。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是在瓦解主權概念的複雜陣容，而詳細精確檢視主權的特定面向，以理解主權的實際作用，藉以反思其理論與國際實務的相互組成作用。

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主權從未是有機 (organically) 相關、不可分割的規則，其不同的組成元素也不是邏輯相關，經驗上也不是一起發生。例如全球化與人權議題是舊問題而不是新問題，當前體系的掌權者並無誘因設計新規則，取代既有的主權規則，因為既有的各種 (社會) 安排，可以與各替代方案共存，即使全球化與侵入性的國際規範，挑戰了國家的控制力，使國家權力產生危機，但此危機只是發展新權力結構的必要條件，並不是充分條件。

簡言之，當前的主權結構與原則，是可以與之共存 (Krasner, 2001c)。國家主權規範仍是國際體系的規範結構，主權國家依然必須考量此規範結構對其認同體、行為與利益的約制 (regulatory) 效果及組成效果。即使國家主權規範雖已經不復以往強勢，但仍是國際關係實務的主導規範。依據規範取向建構主義的觀點，國際體系的規範制約了主權國家的社會認同體 (Reus-Smit, 2005: 217)，界定國家的利益認知與內容 (Finnemore, 2003: 5)。國際體系的規範結構是由關於國際適當行為的理念、共同理念、期待及信念所決定 (Finnemore & Sikkink, 1998)。因此，國家算計其利益及行動時，必須考量國際體系的規範結構 (Finnemore & Sikkink, 2001: 396-400; Solomon, 2006: 36-37)。同時，國際體系的規範結構，是由國家實務維持與轉變 (Reus-Smit, 2005: 199-200)。「主權國家」是基於主權相互承認與義務的社會事實 (social fact)，而在國際體系內互動。主權具有約制與組成的規則而對國家產生約制與組成的效果，組成規則是不變的，而約制規則是由國家實務互動而改變的 (Sørensen, 1999: 169-171)。主權是各國家相互組成的國際體系規範結構，是由各國家相互建構而成的社會建構體 (Biersteker & Weber, 1996: 3, 11)。主權與人權都是社會建構體，是由國家行為者與國際體系相互建構組成的國際規範，所以兩者並非相互對立或矛盾的。人權透過溝通行動而成為主權的規範，強調個人權利先於國家主權，國際體系則承認與保障個人權利 (包括人權) (Reus-Smit, 2001, 2013)，兩者實是一體的兩面。主權國家的社會認同體具有在國際社會做出正當 (rightful) 國家行動之道德目的 (Reus-Smit, 1999: 30-31)，重點就在「正當的」，也就是為所應為的，身為主權國家在面對不同時代的國際情勢，挑戰既有的主權觀點時，就必須為所應為，藉由國家之

間的國際實務，相互建構出新的主權原則，作為約制國家行為的原則，但「主權」作為國際體系的規範結構仍是沒有改變的。

這不同於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傳統的絕對主權觀念。傳統（威斯特伐利亞）主權理論，在當代國際關係的具體實踐，呈現於《聯合國憲章》及其發展而來的相關原則（例如人道干預、主權平等），以及國際關係與國家實務所出現的相關議題之中，不同時期的議題，皆有可能產生新的主權觀念（例如讓渡、分享、共用、可分割及保護責任等），藉以作為國際社會的國家互動規範。換言之，建構主義所強調的主權觀點，國家主權是一個歷史的範疇，不同的歷史時期孕育著不同的主權理論，不同的時代發展需要不同的主權理論。這都是因為國家實務或國際實務所需要的，是由國家之間相互建構的，以因應不同時期國際新局勢的挑戰。

四、國家主權理論面臨人道軍事干預的挑戰

聯合國藉由《聯合國憲章》發展而來的國家主權原則，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實務中，遭到人道軍事干預的挑戰。聯合國面臨這些挑戰，即使面對強權國家（美國、俄羅斯及中國）主宰國際事務的現實，以及弱小國家（例如伊拉克、敘利亞）對於聯合國違反國家主權原則的質疑，聯合國仍提出國際改革的宣言與報告，並以更積極的行動與措施，維持與保護人類安全與和平。例如提出「保護責任」原則作為人道軍事干預的依據，此人道軍事干預原則，挑戰了既有的國家主權原則觀點，是值得關注的焦點，並藉以顯示建構主義理論主權觀，詮釋此挑戰的洞察力。

人道干預在法律、軍事與社會層面上，已是變遷中全球架構

(global architecture) 的一部分 (Pieterse, 1988)。然而，在此全球架構中要以「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結合國家主權與人道干預，也必須要突破人道干預是違反國家主權原則的限制 (Lyons & Mastanduno, 1995)。人道干預行動界定了主權的意義，國內社會與國際社會之間的論述 (discourse) 行動，則為人道干預活動作辯護。進行人道干預的國家，常會以其假定或建構的「國際社會」，為其干預行動作辯護 (Weber, 1995)，這些國家假借抽象的理念或價值，作為其人道干預的藉口。例如，以「國際社會」的公意或總意志 (general will) 觀點，論述人道干預是國際社會的權利，個別國家的國家主權概念，並非絕對至高無上的原則，仍需服膺於國際社會的總意志 (Charvet, 1997)。這種將人道干預視為是「國際社會」權利的觀點，已經不同於傳統主權論述，而且違背《聯合國憲章》不干預內政原則的精神。

國際社會的人道干預權利是指，國際社會各國為保護另一國家處境危險的人民，而對該國採取強制軍事干預行動的權利。隨著人權危機與人道危機的威脅（例如科索沃、盧安達等種族滅絕事件），人道主義成為軍事干預的新依據，意圖採取積極的行動，防止或阻止人道危機威脅擴散，進而引起「主權如同權利」(sovereignty as right) 或「主權如同責任」(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的爭論 (Potter, 2004)。國際社會的人道干預概念，已由「干預的權利」(right to intervene) 轉變為強調「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前者是消極的、政治取向的，後者則是積極的、倫理取向的，前者多屬於《聯合國憲章》第六章「和平解決爭端」的範疇，後者則染有憲章第七章「強制措施」的色彩。無論何者，都違背《聯合國憲章》不干預內政原則的憲章精神，也就引發人道干預，在倫理與政

治上的相關議題爭論 (Hoffmann, 1996)。

這場爭論始於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人員。首先提出「主權即責任」的觀點，主要是擔任資深研究人員的前南蘇丹駐聯合國代表 Francis M. Deng，其將主權重新概念化為「主權國家有責任「保護、協助與發展內部流離失所 (displaced) 的人民」(Deng, 1995; Deng et al., 1996)。之後聯合國時任秘書長安南 (Kofi A. Annan)，在 1999 年 9 月第 54 屆聯大會議上發表演說，呼籲聯合國會員國，要以《聯合國憲章》為共同基礎，採取各種人道干預行動，捍衛我們共同的人性。主權不是人權危機與人道危機中，有效干預行動的唯一障礙，而是會員國在特定危機中，界定其國家利益的方式。因此，會員國應找出共同基礎，實踐憲章原則與捍衛共同人性的行動 (Annan, 1999)。安南在 2000 年提交給聯合國大會的《千禧年報告》(Millennium Report of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中指出，捍衛人道與捍衛主權之間的兩難，安全理事會有道德職責 (duty)，代表國際社會採取干預行動，對抗違反人道的犯罪 (United Nations, 2000)。安南的報告促使聯合國積極進行相關研究，並且提出重要報告，作為推動相關行動的依據，進而發展出「保護責任」的新國家主權原則。

2000 年 9 月，加拿大政府會同一些民間基金會，於聯合國大會上宣布成立獨立的「干預及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探討解決人道干預和國家主權之間的兩難，要透過聯合國的既有體制，達成全球各國之間的政治共識。該委員會在 2001 年 12 月，正式向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出名為《保護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的報告，闡述了國家主權意含了責任，其首要的責任是保護國內人

民；以及保護因內戰、叛亂、壓迫或國家失靈，還有國家遭質疑無意、無能力終止或扭轉此苦難而受苦的他國人民，不干預原則是不及於國家主權的保護責任 (ICISS, 2001: XI)。報告指出，保護責任的實質內容，在於向身處在危險中的他國人民，提供生命支持保護及援助，不僅是對實際受到災難的他國人民，還包括預防災難發生的責任，反應災難的責任，以及事後重建的責任 (Ibid, 19-45)。

接著聯合國 2004 年發布《建立更安全的世界：我們共同承擔的責任》(A More Secure World: 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 報告，以及 2005 年發布《2005 年高峰會議成果》(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 報告，在第 138 條與第 139 條文的聲明更指出，各國具擔負起保護人民免於大屠殺、戰爭罪行、種族屠殺與違反人道罪行的責任，國際社會應該鼓勵國家履行保護的責任，並依據聯合國憲章，經由安理會決議採取集體（人道干預）行動 (United Nations, 2005)。⁴ 此報告引起許多國家的回應 (Pace & Deller, 2005)，2005 年聯合國 60 周年大會中，正式通過《保護責任》報告，成為聯合國正式文件。

4. 全文如下：第 138 條：每一個國家均有責任保護其人民免遭大屠殺、戰爭罪行、種族屠殺和違反人道罪行之害。這一責任意味通過適當、必要的手段，預防這類罪行的發生，包括預防煽動這類犯罪。我們接受這一責任，並將據此採取行動。國際社會應酌情鼓勵並幫助各國履行這一責任，支持聯合國建立預警能力。第 139 條：國際社會通過聯合國也有責任根據《聯合國憲章》第六章和第八章，使用適當的外交、人道主義和其他和平手段，幫助保護人民免遭大屠殺、戰爭罪行、種族屠殺和違反人道罪行之害。在這方面，如果和平手段不足以解決問題，而且有關國家當局顯然無法保護其人民免遭大屠殺、戰爭罪行、種族屠殺和違反人道罪行之害，我們隨時準備根據《聯合國憲章》，包括第七章，通過安全理事會逐案處理，並酌情與相關區域組織合作，及時、果斷地採取集體行動。我們強調，大會需要繼續審議保護人民免遭大屠殺、戰爭罪行、種族屠殺和違反人道罪行之害的責任及所涉問題，要考慮到《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的相關原則。我們還打算視需要酌情作出承諾，幫助各國建設保護人民免遭大屠殺、戰爭罪行、種族屠殺和違反人道罪行之害的能力，並在危機和衝突爆發前協助處於緊張狀態的國家。

從民間的研究報告，成為聯合國運作實務的文件，說明「保護責任」已建構國際規範的重要起點。

2006年4月28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第1674號決議，重申《2005年高峰會議成果》報告，並授權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保護武裝衝突中的人民。2007年8月，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致函安全理事會主席，建議設立「保護責任特別顧問」(Special Adviser o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職位；12月11日，安全理事會同意設立此兼職的副秘書長層級職位，負責執行《2005年高峰會議成果》第138條與第139條文的聲明。2008年2月，潘基文任命Edward Luck擔任「保護責任特別顧問」，負責保護責任的概念發展與建立共識，並研擬報告提供聯合國大會辯論，以說服會員國賦予秘書處更多年度預算資源，執行與達成保護責任的工作。

2009年7月，歷經支持與反對國家的外交角力與協調，在許多國家提案下，聯合國大會就其執行進行辯論，先由潘基文提出《執行保護責任》(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報告，再由各國進行辯論(United Nations, 2009)。潘基文(Ban, 2009)在報告中重申，執行保護責任的三大支柱：國家的保護責任、國際援助和能力建設及時果斷的反應，並呼籲阻止各國或國家集團，為不當目的濫用保護責任的最佳途徑是，全面地訂立聯合國的保護責任策略、標準、程序、工具和作法。⁵ 在支持國家與反對國家相互協調下，這場辯論的結果是正面的，各會員國以共識決議方式重申《2005年高峰會議成果》第138條與第139條文的相關規定，持續關切保

5. 此三大支柱策略在2008年7月15日，潘基文訪問德國時，在名為《負責任的主權：國際合作在改變的世界》(Responsible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Changed World)的演說中，就已經提出(United Nations, 2008)。

護責任。但是各國在能力、政治意願、想像等方面仍有差距，尚需要積極努力 (Kikoler, 2009)。

綜合上述，在「保護責任」規範的建構過程中，挑戰了傳統國家主權原則，國際社會對此規範的共享理解，是歷經多時的培養，直到 2005 年高峰會議與 2009 年的大會才使此規範，藉由社會學習而產生共享理解。由於「保護責任」規範涉及到國家主權原則、人道主義與人權等，規範之間的衝突競合關係 (蔡育岱, 2010a)，對國家行為者也就有不同程度的效果，例如積極推動「保護責任」的加拿大，就較為重視人類安全的規範 (蔡育岱, 2010b)。

五、建構主義對人道軍事干預新挑戰的詮釋

面對人道干預國家主權的新挑戰，建構主義依據其「主權是社會建構體」的核心主張，認為人道干預與國家主權之間，也是社會建構的過程，國際實務或實踐的過程，形塑了新的身分認同、共享理解與知識，產生新的規範與規則，而重新建構「主權」的內涵。

自從冷戰結束以來，人道干預實務已經增強了人道干預的範圍與複雜，人道干預對於奠基於主權原則的國際社會，是最艱難的考驗，尤其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倡導的「反恐戰爭」，更使人道干預的(國際)法律限制與政治辯護理由更為混淆 (Ayub & Kouvo, 2008)。事實上，國際關係與國際法學者自冷戰結束後，就已經相當重視人道干預的議題，多方面探討人道干預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以及從道德及司法觀點，為人道干預辯護，但卻未能集中於解釋人道干預的因果過程 (Lowenheim, 2003)。無論如何，人道干預與國家主權之間的關係，是研究及爭論的關鍵，而國家主權不再是神聖不可

侵犯，人道干預正逐漸成為國際法典 (Chopra & Weiss, 1992: 95)，也就是說國家相互建構人道干預，已和國家主權一樣成為國際規範的一環了。

對建構主義學者而言，國家主權與干預他國之間的確存在著界線。國家主權界定了國家正當權力的行使範圍，干預他國則標示此正當權力的外部限制，國家權力就在兩者之間的界線行使。但這是國家模擬出來的界線，作為國家辯解其行使權力的作用 (an alibi function) (Weber, 1995: 126-127)。國家經由干預他國的實務，而固定國家主權的定義，但干預他國的辯護理由，涉及國家權力所處的位置，以及國內與國際社群之間界線的問題，這一切都是由國家透過言說 (speech) 行動所製造與組成，不是既定的也不是天生的 (Ibid,7)。在國際法上，並未要求主權國家有此道德責任，主權國家權利仍優先於個人權利。⁶ 依據《聯合國憲章》，只有安全理事會決議，或是言說行動的干預行動，才是合乎國際法的干預行動，如果沒有安理會的決議，即使人道軍事干預是合乎正義、道德、人性、人道，但仍是不合法的干預行動。

6. 感謝匿名審查人指正，對於主張個人權利優於國家權利的國際法學者，是從應然面或規範面主張，並以「新國際法」(New International Law) 自許；或是以「自由國家世界的國際法」(international law in a world of liberal state)，強調個人權利與國際法的重要性與關聯性 (Sohn, 1982-1983; Slaughter, 1995; Reus-Smit, 2013)。即使如此，仍必須區分應然面與實然面，例如國際刑法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主要是由國際刑事法庭審判，但國家是否同意送其人民到國際法庭，國家是可以拒絕的，如同美國拒絕國際刑事法庭，審判其在伊拉克戰爭及阿富汗戰爭中，違反戰爭法的軍人，這就是國際法仍是主權國家權利優先於個人權利，美國國家權利優於伊、阿兩國受害人民的個人權利；其次，被審判的戰爭罪犯，多是戰敗的國家領袖或軍人，被戰勝國強押到國際法庭送審，無論是種族屠殺罪或戰爭罪，都是戰勝強國的國家權利優於戰敗國家個人的權利，即使紐倫堡大審所創立的紐倫堡原則也是如此，甚至國際刑事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也是歐盟強國權力所成立，但面對美國也是沒有辦法。

簡言之，人道干預是由安全理事會的權力政治相互建構而成，包括安全理事會或聯合國，只有透過言說行動創造出新的國際規範，才是超越此權力政治的合法管道。人道干預的關鍵在於，有無合法授權，而不在於人道要求與考量，特別是當人道干預被政治化，就會帶來更多的危機 (Barnett, 2009)，例如蘇丹的 Darfur 發生內戰屠殺事件，聯合國並未能有效履行人道干預的道德責任，這就是受到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主要是美國與中國)間權力政治的影響 (Waal, 2007)。但為何新的國際規範是如此關鍵呢？

就建構主義理論而言，國家或國際社會參與人道干預實務，是因為它們被國家或國際社會化，要順從國際規範，做出適當的國家行為，進而國際社會對具有特定認同體的行為者之適當行為，做出集體的共同理解與期望 (Finnemore, 1996a: 22)。安全理事會就是這特定認同體的行為者，國際社會集體期望安理會做出適當的人道干預行為，包括新的國際規範及採取干預行動。建構主義學者對於人道主義的研究，是要確認人道干預規範的出現，是否對國家行為產生組成效果，也就是能否組成國家新的行為模式 (Finnemore, 2003; Barnett, 2001; 2005)。但國際規範不一定是由強國所建立，或是由強國主導一切，以人道干預而言，弱國仍是有影響作用，而對強國產生組成效果 (Finnemore, 1996b)。因為國家行為者基於相同認同體的相互主觀認同及情感，認為人道干預是適當的行為 (Finnemore, 1996a)。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況，是國家相互建構而成的，只要出現集體新認同體及共同理解，國際體系結構也將產生變遷 (Wendt, 1999: 313-369)。國家主權與人道干預都是國際規範，都是集體認同體與共同理解，是相互依賴及運作的國際規範，尤其正當的人道干預更強化國家主權的正當性 (Malmvig, 2007: 163-180)。

就建構主義理論而言，「保護責任」規範已經發展成國際規範，身為國際社會的國家有保護責任的共同理解，以成為國際社會集體認同體的成員。然而，「保護責任」規範的相互建構過程中，卻仍陷入強國權力政治的爭議中。以伊拉克戰爭為例，在戰爭之前，美英政府除了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安全敘述為入侵伊拉克的理由外，另外防止庫德族遭屠殺的人道干預敘述也是理由之一，這就造成「保護責任」規範的濫用 (Moses, Bahador & Wright, 2011)。創立與積極推動「保護責任」規範的 Gareth Evans 就指稱，英美兩國是此規範的假朋友，意圖以伊拉克為最適合此規範的個案，而人道入侵伊拉克 (Evans, 2006: 717)。因為美國小布希 (George W. Bush) 總統與英國首相布萊爾 (Tony Blair)，都以「保護責任」作為入侵伊拉克事後的 (ex-post facto) 正當化理由 (Weiss, 2006: 748-750)，也才會引發伊拉克戰爭是否符合「保護責任」規範的爭論 (Evans, 2007; Heinze, 2006)。

在伊拉克戰爭後，聯合國安理會基於人道與人權，參與伊拉克戰後重建工作，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各項決議，賦予了「志願聯軍」留駐伊拉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但並未以安理會決議或是以「保護責任」，賦予 2003 年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對此，建構主義似乎未能提出較好的詮釋，或許反對軍事干預伊拉克的俄羅斯、法國與中國等常任理事國，對美國所建構的「伊拉克威脅」認知是有不同，威脅認知不同也就會產生不同的認同體和規範，國家的行為也就不同。

以建構主義的觀點探索人道干預規範的轉變，尤其是從《聯合國憲章》、各項條約與宣言，到目前的「保護責任」規範，都說明了軍事行動並不能賦予人道干預本身有任何的意義，而是在於集體

共同的理解與規範。縱使考量「保護責任」原則，已經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習慣、例行事務，提供了保護聯合國成員國的國際系絡，有其附加價值 (Bellamy, 2013)。但建構主義無法詮釋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為什麼是「人道干預」規範與「國家主權」規範之間的判定標準？為什麼一個常任理事國就能判定國際規範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以及主權國家的「國家主權」規範，要由強國政治所相互建構等。當然，唯有強國才有實力足以進行「人道干預」，或是履行「保護責任」，這似乎說明了「國家主權」是強國所建構的「社會建構體」，而不是主權國家基於主權平等原則相互建構而成的。同時，強國之間的相對權力關係，也決定了此「社會建構體」的實踐效能，弱國接受強國所建構的「國家主權」社會建構體，是因為在與強國互動的過程或國際實務中，自願或被迫選擇接受此國際規範，而成為國際社會的成員或強國的同類認同身分。同樣地，這樣的選擇並不意味著，弱國就能享有與各強國相同的「國家主權」，而是弱國與各強國之間相互建構而成的實踐效能。

六、結 論

綜合上述，建構主義對這些全球化議題所產生的國家主權實質內容轉變，提出較為動態的轉變過程，即是規範、認同與利益的相互建構過程。然而，根據主權的歷史發展，主權可以依據歸屬的不同，產生不同的治理方式，其關鍵在於，主權應當由誰掌握的問題。自現代國家主權概念誕生以來，先後出現過「反映不同時代不同哲學觀念的」主權理論，大致可分為君主主權、議會主權、人民主權與國家主權。最初的國家主權，主要是指政治和安全上的獨立權、

平等權，到了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以後，各國基於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提出了經濟主權，使國家主權擴展到經濟領域，進入 90 年代後，主權更是延伸到文化領域，時至 21 世紀，國家主權已經發展成為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安全、法律、生態等，無所不包的新概念。尤其是受到 20 世紀末以來，經濟貿易全球化的發展，造成全球公共問題的擴散、非國家行為體的日益活躍、科技日新月異所帶來的全球交流速度加快，以及國際關係的日益制度化，世界各國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出現許多新議題衝擊了傳統國家主權觀點，促使各國學者開始從政治學、國際法、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的角度，對這些新議題進行探討，其中人道干預議題是最具爭論的議題，它挑戰了國家主權原則。

以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的動態規範主權觀點，質疑、挑戰及反思傳統的國家主權理論，其將「主權」視為是「國際規範」的觀點論述，藉以說明主權是由國際社會實務，組成的國際社會規範建構。國際規範是國際社會對國家適當行為的共同期待，是建立在維護國際安全及秩序現狀為前提，符合大多數現狀國家的利益與期待，藉由國家之間的互惠與相互承諾，而能合理期待他國行為與國際規範體系的運作與程序，使得國際規範與機制更加制度化，與更具有法律的意涵與拘束力，影響國際行為主體（主要是國家）的行為。建構主義理論建立在國家遵守順從國際規範的觀點，以人類意識在國際生活的作用為分析焦點，並以國家互動關係形成規範、認同與利益為其主要內涵。此觀點就是由行為主體「相互主體的共享理解」而建構出，特定行為主體之間的互動關係論述，藉以呈現出國家之間，如何經由「集體行為主體性」，形成具有約制和組成雙重性質的國際規範，約制國家的行為，國家進而藉由國際社會化，

或學習而內化規範，這涉及到國家在國際社會的社會認同。但是國際社會並非只存在著一項國際規範，國際關係實務中，國際社會產生許多的國際規範（例如國家主權原則與人道干預原則），各國際規範之間仍存在著競合關係，尤其是這些國際規範與國家主權規範之間的競合關係。對建構主義理論而言，這些競合關係都意味著相互建構的過程，不同時空建構出不同程度的競合關係，尤其著重強國在此關係中的角色與作用。

建構主義學者質疑，主權是固定、永久不變的本質，具有自然客觀存在的基礎，反而認為國家主權是社會建構體或人類建構體，是會隨歷史時空變遷的國際規範與政治論述。他們認為，國家主權原則是歷史偶發的原則，以往從領土內外與認同異同來區分主權，既不自然也不必要，反而這是若干歷史先前意外事件的結果，難以固定與不變。建構主義以國際規範，說明此動態規範的主權觀點，並非傳統主權的絕對論觀點，而是相對的主權觀點。建構主義理論是在解構傳統主權概念的複雜內容，以及詳細精確檢視主權的特定面向（例如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社會等，或是規範面與實務面等），以理解主權的實際作用，藉以反思其理論與國際實務（人道干預）的相互組成作用，尤其是目前的「保護責任」原則，所呈現出聯合國安理會主導國家主權建構現象，會不會出現強國假借「保護責任」原則而人道干預其他國家，成為「人道帝國」(humanitarian empire) 呢？例如俄羅斯未經安理會決議，就以人道援助為名入侵烏克蘭，這與美國未經安理會決議入侵伊拉克，有何不同呢？美俄兩國是「人道帝國」嗎？強國能否以「保護責任」原則，攻擊沒有「國家主權」的恐怖分子團體「伊斯蘭國家」(Islam State) 呢？建構主義的主權觀點，有必要對這些議題提出更好的論點，以突破主

權理論發展的瓶頸。

對於建構主義而言，這就涉及到國際規範順從的議題，美俄強國主導卻又選擇性地順從或不順從《聯合國憲章》的「國家主權」相關規範，及新興的「保護責任」規範。這意味著強國是國際規範治理成效的關鍵，強國選擇性順從或不順從，是因為強國隨著不同時空，建構出不同程度的規範競合關係，權宜地運用或濫用符合其利益的規範。唯有國際社會能夠建構出，「強國順從國際規範是其強權正當性的基礎，也能避免強國之間衝突」的共同理解，強國才會接受順從國際規範，是最符合其國家利益。「人道帝國」一詞就顯示出，國際社會認為美俄兩國濫用「保護責任」規範，違反此共同理解，損及其強國的權力正當性，以及引發強國之間衝突，反而不能獲致其原先設想的國家利益。至於強國或國際社會能否以「保護責任」原則，攻擊沒有「國家主權」的恐怖分子團體「伊斯蘭國」，這如同美國的反恐戰爭出兵阿富汗一樣，當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派兵攻擊時，強國已經相互建構「恐怖分子攻擊違反人道、破壞區域秩序穩定及違反國際法」的共同理解，就已經完成正當性及合法性，無關於恐怖分子團體是否擁有國家主權，或是國際規範之間的競合關係。

參考書目

- Acharya, Amitav. 2007. "State Sovereignty After 9/11: Disorganised Hypocrisy." *Political Studies* 55, 2: 274-296.
- Anghie, Antony. 2007.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ghie, Antony. 2009. "Rethinking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5: 291-310.
- Annan, Kofi A. 1999. "Secretary-General Presents His Annual Repor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 Press Release SG/SM/7136/GA/9596. in <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1999/19990920.sgsm7136.html>. Latest update 22 February 2014.
- Ashley, Richard K. and R. B. J. Walker. 1990. "Conclusion: Reading Dissidence/Writing the Discipline: Crisis and the Question of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4, 3: 367-416.
- Avbelj, Matej. 2014. "Theorizing Sovereign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Ratio Juris* 27, 3: 344-363.
- Ayub, Fatima and Sari Kouvo. 2008. "Righting the Cours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he War on 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Afghanist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 4: 641-657.
- Ban, Ki-moon. 2009.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eport of Secretary-General." in <http://www.responsibilitytoprotect.org/legacyDownload.php?module=uploads&func=download&fileId=655S>

GRtoPEng.pdf. Latest update 15 March 2014.

- Barnett, Michael. 2001. "Humanitarianism with a Sovereign Face: UNHCR in the Global Undertow."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5, 1: 244-277.
- Barnett, Michael. 2005. "Humanitarianism Transformed."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3, 4: 723-740.
- Barnett, Michael. 2009. "Evolution without Progress? Humanitarianism in a World of Hur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3, 4: 621-663.
- Bartelson, Jens. 1995.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telson, Jens. 2006.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Revisite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7, 2: 463-474.
- Bellamy, Alex J. 2013.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dded Value or Hot A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8, 3: 333-357.
- Besson, Samantha. 2011.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Law and Democrac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2, 2: 373-387.
- Bickerton, Christopher. 2007. ed. *Politics without Sovereignty: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 Biersteker, Thomas J. and Cynthia Weber. 1996. *State Sovereignty as Social Constru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din, Jean. 1992. *On Sovereignty: Four Chapters from the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din, Jean. 2009. *Six Books of Commonwealth*. New York: CreateSpace.

- Breuilly, John. 2007. *The Formation of the First German Nation-State, 1800-1871*.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ull, Hedley. 1977.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amilleri, Joseph A. and Jim Falk. 1992. *The End of Sovereignty? The Politics of a Shrinking and Fragmenting World*. UK: Edward Elgar.
- Charvet, John. 1997. "The Idea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the Right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8, 1: 39-48.
- Cohen, Jean L. 2012. *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ty: Rethinking Legality, Legitimacy, and Co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opra, Jarat and Thomas G. Weiss. 1992. "Sovereignty Is No Longer Sacrosanct: Codify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6, 1: 95-117.
- Coleman, Aaron N. 2012. "Debating the Nature of State Sovereignty: Nationalists, State Sovereignists, and the Treaty of Paris (1783)."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2, 3: 309-340.
- Deng, Francis Mading. 1995. "Frontiers of Sovereignty: A Framework of Protection, Assistance,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Internally Displaced."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 2: 249-286.
- Deng, Francis Mading et al. 1996.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Conflict Management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 Devetak, Richard. 1996. "Postmodern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79-209. London: Macmillan.

- Evans, Garth. 2006. "From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4, 3: 702-722.
- Evans, Gareth. 2007. "Delivering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our Misunderstandings, Three Challenges and How to Overcome Them." Addressed at SEF Symposium 2007,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 in <http://www.crisisgroup.org/en/publication-type/speeches/2007/evans-delivering-on-the-responsibility-to-protect.aspx>. Latest update 13 March 2014.
- Finnemore, Martha. 1996a.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innemore, Martha. 1996b. "Constructing No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Peter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153-18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Finnemore, Martha and Kathryn Sikkink. 1998.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4: 887-917.
- Finnemore, Martha and Kathryn Sikkink. 2001. "Taking Stock: The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391-416.
- Finnemore, Martha. 2003. *The Purpose of Intervention: Changing Beliefs about the Use of For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itzpatrick, Matthew P. 2008. *Liberal Imperialism in Germany*:

- Expansionism and Nationalism, 1848-1884*.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Franklin, Julian H. 1981. *John Locke and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Mixed Monarchy and the Right of Resistance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Glanville, Luke. 2013. "The 'Myth' of Tradi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7, 1: 79-90.
- Goldsmith, Jack. 2000.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Stanford Law Review* 52, 4 :959-986.
- Goodhart, Michael and Stacy B. Taninchev. 2013, "The New Sovereignist Challenge for Global Governance: Democracy without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5, 4: 1047-1068.
- Heinze, Eric A. 2006.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War in Iraq: Norms, Discourse, and State Practice." *Parameters* 36, 1: 20-35.
- Hewitson, Mark. 2010. *Nationalism in Germany, 1848-1866: Revolutionary 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obsbawm, Eric. 1996.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Hoffmann, Stanley. 1996. ed.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Holsti, Kalevi J. 2006. *Taming the Sovereign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ICISS). 2001.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ttawa: International

-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in <http://responsibilitytoprotect.org/ICISS%20Report.pdf>. Latest update 14 March 2014.
- Ilgen, Thomas L. 2003. "Reconfigured Sovereignt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Thomas L. Ilgen. ed. *Reconfigured Sovereignty: Multi-Layered Governance in the Global Age*: 6-35.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 Jackson, John H. 2003. "Sovereignty-Modern: A New Approach to Outdated Concep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7, 4: 782-802.
- Johnson, Curtis. 1985. "The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Sovereignty and Aristotle's Polit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6, 3: 327-347.
- Keitner, Chimene J. 2007. *The Paradox of Nationalism: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Its Meanings for Contemporary Nation Building*. Albany, NY: SUNY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9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Two Optics."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8, 2: 487-502.
- Keohane, Robert O. 2002. "Ironies of Sovereignt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 4: 743-765.
- Kikoler, Naomi. 2009.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Conference on *Protecting People in Conflict and Crisis: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a Changing World*: 22-24 September 2009. Oxford: Harris Manchester College and Queen Elizabeth House.
- Krasner, Stephen D. 2001a. "Rethinking the Sovereignty State Mode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5:17-42.

- Krasner, Stephen D. 2001b. ed. *Problematic Sovereignty: Contested Rules and Political Possibil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rasner, Stephen D. 2001c. "Abiding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 3: 229-251.
- Krasner, Stephen D. 2004. "Sharing Sovereignty: New Institutions for Collapsed and Failing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2: 85-120.
- Kurlander, Eric. 2006. *The Price of Exclusion: Ethnic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Decline of German Liberalism, 1898-1933*.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Kuus, M. 2002. "Sovereignty for Security? The Discourse of Sovereignty in Estonia." *Political Geography* 21, 3: 393-412.
- Lake, David A. 2003. "The New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5, 3: 303-323.
- Lake, David A. 2007. "Delegating Divisible Sovereignty: Sweeping a Conceptual Minefie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 3: 219-237.
- Linklater, Andrew. 1996. "Citizenship and Sovereignty in the Post-Westphalian Stat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 1: 77-103.
- Linklater, Andrew. 2007.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Humanity*. New York: Routledge.
- Lombardi, Mark Owen. 1996. "Third-World Problem-Solving and the 'Religion' of Sovereignty: Trends and Prospects." in Mark E. Denham and Mark Owen Lombardi. eds. *Perspectives on Third World*

- Sovereignty: The Postmodern Paradox*:153-154. London: Macmillan.
- Lowenheim, Oded. 2003. “ ‘Do Ourselves Credit and Render a Lasting Service to Mankind’: British Moral Prestig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the Barbary Pir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7, 1: 23-48.
- Lyons, Gene M. and Michael Mastanduno. 1995. *Beyond Westphalia? : State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lmvig, Helle. 2007.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nalysis.” in Stéphanie Lagoutte et al. eds. *Human Rights in Turmoil: Facing Threats, Consolidating Achievements*: 163-180.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 Merlingen, Michael. 1998. *From Westphalia to Post Westphal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ses, Jeremy, Babak Bahador and Tessa Wright. 2011. “The Iraq War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Uses, Abuses and Consequences for the Future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5, 4: 347-367.
- Mulga, R. G. 1970. “Aristotle’s Sovereign.” *Political Studies* 18, 4: 518-522.
- Nagan, Winston P. and Aitza M. Haddad. 2012. “Sovereignt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an Diego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3: 421-519.
- Osiander, Andreas. 2001.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n My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 2: 251-287.
- Pace, William R. and Nicole Deller. 2005. “Preventing Future Genocides:

- an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World Order* 36, 4: 15-32.
- Philpott, Daniel. 2001. *Revolutions in Sovereignty: How Ideas Shape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ieterse, Jan Nederveen. 1998. ed. *World Orders in the Making: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and Beyo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 Potter, Donald W. 2004. “State Responsibility, Sovereignty, and Failed States.” Refere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ustralasian Political Studie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29 September - 1 October 2004. Adelaide, South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Adelaide.
- Priban, Jiri. 2013. “The Self-Referential Semantics of Sovereignty: A Systems Theoretical Response to (Post) Sovereignty Studies.” *Constellations* 20, 3: 406-421.
- Ratner, Steven R. and Jason S. Abrams. 2001. *Accountability for Human Rights Atrocit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Beyond the Nuremberg Leg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us-Smit, Christian. 1999. *The Moral Purpose of the State: Culture, Social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eus-Smit, Christian. 2001. “Human Right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vereign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4: 519-538.
- Reus-Smit, Christian. 2005. “Constructivism.” in Scott Burchill et al. eds.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8-211.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Reus-Smit, Christian. 2013.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all, Lucy. 2009. *Risorgimento: The History of Italy from Napoleon to Nation Stat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Rousseau, Jean-Jacques. 1997.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w, Karena. 2004. "Knowledge, Foundations,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6, 4: 7-20.
- Slaughter, Anne-Marie. 1993.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Dual Agenda."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87, 2: 205-239.
- Slaughter, Anne-Marie. 1995. "International Law in a World of Liberal Stat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6: 503-538.
- Sohn, Louis B. 1982-1983. "The New International Law: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Rather than States."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32, 1: 1-64.
- Solomon, Ty. 2006. "Norms and Human Righ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4, 1: 36-47.
- Sørensen, Georg. 1999. "Sovereignt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 Fundamental Institution." in Robert Jackson. ed. *Sovereignty at The Millennium*: 168-182. Oxford: Blackwell.
- Sriram, Handra Lekha. 2006.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ost-Atrocity Justice: Towards a Genuine Dialogu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2, 3: 467-478.
- Strange, Susan. 1997. "The Erosion of the State." *Current History* 96, 613:

365-369.

Strange, Susan. 1999. "The Westfailure Syste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 3: 367-416.

Stumpf, Christoph A. 2006. *The Grotian Theology of International Law: Hugo Grotius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Waltzer de Gruyter.

United Nations. 2000. "Millennium Report of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https://www.un.org/cyberschoolbus/briefing/report/overview.pdf>. Latest update 12 February 2014.

United Nations. 2005.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60/1. 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 in <http://www.un.org/womenwatch/ods/A-RES-60-1-E.pdf> Latest update 20 February 2014.

United Nations. 2008. "Secretary-General Defends, Clarifies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t Berlin Event On 'Responsible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a Changed World'." *Secretary-General SG/SM/11701*. in <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8/sgsm11701.doc.htm>. Latest update 20 February 2014.

United Nations. 2009. "United Nations,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UN Doc. A/63/677*. in <http://daccess-dds-ny.un.org/doc/UNDOC/GEN/N09/206/10/PDF/N0920610.pdf?OpenElement>. Latest update 13 February 2014.

Waal, Alex De. 2007. "Darfur and the Failure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6: 1039-1054.

Walker, Robert B. J. 1993. *Inside/Outside: International as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ker, Robert B. J. 1996. "Space/Time/Sovereignty." in Mark E. Denham and Mark Owen Lombardi. eds. *Perspectives on Third-World Sovereignty: The Postmodern Paradox*:13-27. London: Macmillan.
- Weber, Cynthia. 1995. *Simulating Sovereignty: Intervention, the State and the Symbolic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isburd, A. M. 1999.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Rights."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38, 1: 45-112.
- Weiss, Thomas G. 2006. "R2P After 9/11 and the World Summit." *Wisconsi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4, 3: 741-760.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洛克 (John Locke)。1982。瞿菊農、葉啟芳譯。《政府論》。北京：商務印書館。(Locke, John. 1982. Ju-nong Qu and Ye Qi-fang. trans.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梅里亞姆 (Charles E. Merriam, Jr.)。2006。畢洪海譯。《盧梭以來的主權學說史》。北京：法律出版社。(Merriam, Charles E. Jr. 2006. Hong-hai Bi. trans.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 Since Rousseau*. Beijing: Law Publication Co.)
- 郭雪真。2011。〈人道軍事干預與國際人道法：美國反恐戰爭中關達那摩灣 (Guantánamo Bay) 被拘禁者釋憲案例分析〉。《復興崗學報》101: 15-40。(Kuo, Hsueh-chen. 2011. "Humanitarian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s Regarding to the Guantánamo Bay Detainees in the War on Terror." *Fu Hsin Kang*

Academic Journal 101: 15-40.)

華特斯 (Malcolm Waters)。2000。徐偉傑譯。《全球化》。臺北：弘智文化。(Waters, Malcolm. 2000. Wei-chieh Hsu. trans. *Globalization*. Taipei: Hurng-Chih Book.)

黑格爾 (George W. F. Hegel)。1985。范揚、張企泰譯。《法哲學原理或自然法和國家學綱要》。臺北：里仁書局。(Hegel, George W. F. 1985. Yang Fan & Qi-tai Zhang. trans.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aipei: Li-ren Books.)

楊永明。1996。〈民主主權：政治理論中主權概念之演變與主權理論新取向〉。《政治科學論叢》7: 125-156。(Yang, Philip Yung-ming. 1996. “Democratic Sovereign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Sovereignty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A New Approach to Sovereignty.”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7: 125-156.)

楊澤偉。2003。《國際法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Yang, Ze-wei. 2003. *The New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Law*.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楊澤偉。2006。《主權論－國際法上的主權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Yang, Ze-wei. 2006. *On Sovereignty: 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 and Its Trends of Development*.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潘光哲。2013。〈「殖民地」的概念史：從「新名詞」到「關鍵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2: 55-92。(Pan, Kuang-che. 2013. “The Conceptual History of ‘Colony’ in Modern China: From ‘New Term’ to ‘Keyword’.”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82: 55-92.)

蔡育岱。2010a。〈人權與主權的對立、共存與規避：論述《國家保護責任》在人道干預上的意涵及重要性〉。《東吳政治學報》28，4：1-36。(Tsai, Yu-tai. 2010a. “The Relevance of Confrontation, Coexistence and Circumvention Between the Sovereignty and Human Right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Discourses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Its Values, Significance i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 4: 1-36.)

蔡育岱。2010b。〈國際人權的擴散與實踐：以《國家保護責任》的倡議為例〉。《問題與研究》49，4：135-162。(Tsai, Yu-tai. 2010b. “Diffusion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Case of ‘R2P Initiative’.” *Issues & Studies* 49, 4: 135-162.)

The Constructivism's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vereignty: The Challeng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Economic-Trade Globalization an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s

Hsueh-Chen Kuo *

Constructivism takes sovereignty as a discourse of international norm to explain sovereignty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Constructivism- argued international norms come from ideas and identities, and have constitutive and regulatory effects on state's behaviors. International norms give the legitimacy to the states' objectives, and define the formations of states'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norms are collective expec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state's proper behaviors; their premises are based on maint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order of existing status which to be content with the majority of states' interests and expectations. With reciprocities and mutual commitments able to reasonably expect each other's behaviors and the operational procedures,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mechanisms are more institutionalized, and more legalized implications are binds to restrain international agencies' (states are the major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Military Academy, ROC.

behaviors.

Basically, the constructivism approach to sovereignty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that sovereignty comes from the shared understanding which exist intersubjectively in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states socialize and internalize it as an international norm. States' compliance to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the interactions among states form norms,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these social constructions produce the international norms to restrain and to constitute states' behaviors. States internalize the sovereignty as an international norm by way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nd learning.

This article tries to illustrate how constructivism interprets the challenge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o the state sovereignty, in order to emphasize constructivism's argument in which the sovereignty is a discourse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a social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proceeds in four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starts from the traditional discourse of state sovereignty theories to show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tate sovereignty theories; the second section explores the discourse of constructivism on state sovereignty to emphasize its perspectives which sovereignty is a discourse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a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third section illustrates the challenge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to express the influence on state sovereignty theory; the fourth section illustrates how the constructivism interprets the challenges, and gives my own comments on the interpretations.

Keywords: state sovereignty, sovereign state,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norm,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